



视觉中国

漫漫幸福路

■黄仲远

一早醒来,外面依然下着雨,雨水毫不吝啬地浸润着大地,淅淅沥沥的雨声传递着生活的节奏,这一刻,我深刻地感受到送娃路漫漫其修远兮,那步履匆匆的道路亦是我和孩子的幸福路。

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,送娃上

学成为我们人生的必修课,小小的电动车跟着我们风里来雨里去,尽管雨水模糊了双眼,打湿了我身上的衣服,我们的身影依然会出现在幸福的路上。我带着孩子穿过熟悉的街道,经过熙熙攘攘的闹市,直到她瘦小的身躯消失在我的视线中,如此来往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送孩子上学充满酸甜苦辣,我手中紧握着孩子的书

包,心中满载着期待与希望,从不向路上的风风雨雨低头示弱。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陪伴着孩子长大,看着她从懵懂无知渐渐成长为懂事的小姑娘。行走在幸福的路上因为有了温暖的对话,让亲子间的距离不再遥远。

有时候,我们会一起欣赏路边的风景,最难忘的是阳光透过树叶洒在路上,一道道金黄色的丝带般的光束,为原本普通的道路增添了光彩。我们走在其中,沐浴着温暖的朝阳,接送的路虽然艰辛,但是这样的景致不免增加了上学路上的惬意与美好。宽阔的马路也是我们心中的知识课堂,我们认识着沿途的交通标志,一个个汉字也走进孩子幼小的心灵,这娃在这个课堂上受益匪浅。有时候,她还会引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话题来,这一切的一切都能成为我们眼里亮丽的风景、交流的素材。

放学路上,孩子经常主动跟我分享她们班级新鲜有趣的事情。她那纤细的小手时常舞动起来,向我分享同学们表演的手指游戏;那灵巧的嘴

巴总喜欢问“为什么”,“爸爸,大象的鼻子为什么那么长?”“猴子的屁股为什么是红色的……”“为什么”缭绕耳边,仿佛十个脑袋一同思考都忙不过来,当然我的脑袋也在孩子的训练下变得更加灵活。

送娃上学,是一段简单温馨的旅程,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,它让我明白爱就是在平凡的日子里,给予孩子最温暖的陪伴与鼓励。放学的路可以很漫长也可以很短暂,可以很平凡也可以很难忘,它的色彩取决于你的心态。把每一个普通的日子,过得多姿多彩,把每一个普通的时刻,用爱意刻画到孩子脑海里。我想,这应该就是在上下学路上我们能够创造的幸福快乐吧!

送娃之路是我心中的漫漫幸福路,路上的风景依旧,但我的心情却有所不同,我思考着孩子的未来,想象着她长大的模样……我知道,这个过程是漫长的,充满挑战,但只要我们一家人携手同行,就可以让孩子通往知识殿堂,走进广阔的天地,健康快乐成长。

山风拂过心田

■林秋蓉

当时光驾驶着金马车穿过芒种的雨幕,绿色的形态愈发丰满起来;螺山更显清秀,花木的芳香不疾不徐地向着四周氤氲,扑面而来的每一缕山风都温润沁甜。

我常常在周末的傍晚,载着孩子徜徉在光影斜织的画卷中。从螺山北门的盘山路往纪念馆广场方向行进,山道两旁,先花后叶的木棉和刺桐已洗净铅华,三千匹绿色的诗行如野马脱缰,奔腾在苍翠欲滴的南风里。

山风迎面而来,年幼的女儿背向我,站立在电动车的前踏板上,她望着不远处的白色风车微微转动着巨大的叶片,便双手展开,愉悦地高喊道:“我也要起飞喽。”我哼唱着儿歌,无比惬意地在树影斑驳的荫凉下缓慢行驶,当我俩正全身心感受着大自然的馈赠时,只见前方的大斜坡上,一位打扮时尚的妙龄女子正用闽南话对佝偻着腰背的老阿婆说:“我来牵拉,您歇一歇,喘口气!”

“免啦,免啦,查某,等一下弄脏你的水围巾,我自己慢慢来。”老阿婆气喘吁吁地拒绝着,声音像一眼汨汨溢出的清泉,脸上纵横的沟壑和头上花白的发丝是岁月雕刻的印记。

妙龄女子弯腰弓背,埋头牵拉着“身负重任”的手推车,她的目标是帮阿婆将手推车拉上这段“不怀好意”的坡道。

我的目光落在那辆锈迹斑驳的手推车上,她牵拉的工具竟是一条蓝白相间的丝巾。手推车里,是两座摇摇晃晃的“大山”:一座是扎捆整齐的纸皮,另一座是破旧编织袋包裹的瓶瓶罐罐。

当我俩和“蹒跚而上”的手推

车渐行渐远时,一幅美丽的油画已在我心间徐徐展开!

山径两旁是长势喜人的花生田,田地垄沟间挺立着一排排正在抽穗扬花的玉米。太阳的金箭透过天边厚重的云层,洒下一束束光。伴随着一两声闷雷滚动,我不由得遥忆起童年与雨赛跑时的场景。

流淌在童年里的那条山涧是那样的清澈,就是这条性情温和的山涧,孕育着鲜美的鱼虾。有一次我和小伙伴们在山涧里摸鱼捉虾时,突然,不远处的山头上一阵闷雷响动,眼看着一场大雨即将倾泻而下。组织我们来山中“寻宝”的大孩子跳到一块半人高的岩石上大声疾呼:是雷雨!快回家!

忘了当时的我是将战利品囫圇塞进腹中还是揣进衣袋里,只记得在大孩子发号施令后,我便撒开脚丫子飞奔起来,奔跑的路上还不忘回过头去看看身后穷追不舍的“洪水猛兽”。一次回头,两次回头,雨都在距离我身后不到两米的地方,雨脚急急地落在地上,迸溅起一阵阵清新的泥土芬芳;第三次回头时,脚底发烫发热的我刚好站在了自家的屋檐下,暴雨也刚好“沙沙沙,哗啦啦”地在古厝瓦楞上弹响夏之变奏曲。我身上没有淋到一滴雨!回想着刚刚在身体两侧飞速后退的山林和村庄,再看来不及穿在脚上的淡紫色塑料凉鞋还紧紧地攥握在手里!我不禁得意地想:与雨赛跑,我赢了!

烟雨朦胧的世界里,枝叶间滴沥下的鸟啭像一串璀璨的珍珠,在蓊郁的田野间闪闪发亮。晴天丽日时,绚丽光斑在碧波上,在花花草草间弹奏的旋律,是那样动人心弦!山林深处,悠悠忽扬的蛙鼓虫吟,更是别有一番风味!

父亲的手工线面

■刘永宗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线面是一道令人垂涎的佳肴,通常只有尊贵的客人来访时,家里才会特意制作这道美味。然而,这美味的线面背后,却隐藏着父亲无数的艰辛。

有一段时间,父亲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,开始亲手加工并销售这种线面。线面虽然好吃,但加工过程却异常艰辛。每天凌晨两点,当大多数人还在沉睡时,父亲已经起床开始忙碌了。他仔细地按照比例,将面粉和盐水混合在一起,用力地揉面。这个过程中,盐水的比例至关重要,稍有偏差就会影响到面团的品质。揉面是个极其耗费体力的活,父亲常常累得汗流浹背。

揉好面后,父亲会用一块干净的塑料布将面团蒙在陶缸里醒面。半个小时后,他取出面团,开始擀面。面团在他的手下逐渐变成一个大大的面饼,厚度均匀,三到五厘米。接着,父亲拿起一把特制的小镰刀,手法娴熟地割开一条直径五六厘米的大面条,形状颇似环绕的跑道。为了防止面条粘连,他在缝隙之间撒上地瓜粉末。然后,他把这些大面条在加工台上拉伸,再一圈一圈地盘到陶缸里,再次撒上地瓜粉。如此循环往复,直到面条的直径逐渐变小,最后逐圈缠绕到两根小竹竿上。

加工线面的整个过程从凌晨两点一直持续到早上六七点,对人的体力和耐心是一大考验。天快亮时,父亲会把这些小竹竿上的线面,拿到院子里进行最后的极限拉伸。经过母亲的配合,这些线面最终变成了一根根细如发丝的形状。然后,父亲小心翼翼地将竹竿的两端插入晒面木架子的细孔里,让线面从清晨的阳光开始,直到傍晚,享受

阳光的充足沐浴自然晒干。

晒干后的线面,包装好后就要考虑如何拿出去出售了。父亲用一辆装有大货架的永久自行车,载着满满两大竹筐的线面出发,走村串户去叫卖。由于线面比较重,且村路狭窄不平坦,这给父亲的骑行带来了很大的困难。往往需要母亲在后面用力助推一下,才能顺利“启航”。每当看到父亲载着满满一车线面远去的背影,我心中都充满了对父亲的敬意和心疼。

那个时候的农村普遍比较穷困,很多人没有钱买面吃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父亲想到了一个办法——“以物易物”。他用家里加工好的线面,去换取别人未加工的小麦,这些载回来的小麦,往往需要用板车拉到磨坊加工成面粉。这样的劳作日复一日地重复着,为了解决我们一家人的温饱问题。年轻时,我并不能完全理解父亲的艰辛与付出,等我明白这一切时,父亲却已匆匆离世。他一生勤劳节俭、奔波劳碌,抚养我们四兄妹长大成人,却从未享受过一天的清闲日子。每当回想起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,我的泪

水便会不自觉地从脸颊滑落……



投稿邮箱:dznzbfg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